

影响深远的“赣南三整”

□ 虞平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抵达江西大余后，在这里整编部队和整顿部队的党、团组织。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南下失败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为保存革命火种，相继在天心圩、大余、上堡，三次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天心圩：整顿思想

10月下旬，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边打边走，跨过闽赣边界，经过筠门岭，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不仅饥寒交迫，而且还被失败情绪所笼罩。

朱德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于是，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

在当时的军人大会上，朱德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分析了革命形势：“大家要把握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当时，有人向朱德提出“我们该怎么办？”朱德回答：“打游击呀！”有人接着大声说：“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朱德解释说：“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你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我们必须重新把部队编制一下；没有战斗任务和指挥任务的干部，如果不愿跟我走，可以向我说明，准予回家。私开小差是很不安全的。”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并在所到之处与农民结



合，专打地主豪绅。总之我们以后的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

这次军人大会之后，又有一批革命意志薄弱的官兵离开队伍。当时聆听朱德讲话的杨至诚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

陈毅也回忆说：“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

天心圩整顿，使部队官兵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革命精神得到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这次整顿，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大余：建新制度

10月底，部队到达赣粤边大余地区。这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继武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之间的混战。朱德利用这一机会，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党、团组织整顿和部队整编。

整顿和整编之前，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军人大会。这时，由于沿途与敌军作战的损失，加上又有一部分官兵离队，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朱德知道这些官兵都是淘汰泥沙后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

是宝贵的革命火种，因而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原来是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能消灭我们！”朱德还详细地分析了蒋桂混战后的局势和这支部队的前途，并着重强调要保存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就应该依靠农民群众开展斗争。他说：“现在，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很苦，但办法还是有的。在这一带活动的是滇军。滇军，我熟悉，他们和蒋系、桂系是有矛盾的。我们只要能很好地掌握这个矛盾，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只要大家一条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接着，陈毅开始对部队中的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1937年，朱德回忆此次整顿时说，“把干部弄成教导队，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政治部、支部书记……”后来，朱德又回忆道：“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靠他们去巩固队伍。”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部队也进行了整编。为了利于指挥和作战，“军、师、团”建制被取消，部队改编为1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整编期间，还有一批钨矿工人参了军，扩充了力量。朱德回忆：“我们占领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余，休息一个星期，进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4军在这里还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他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交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了军。”

通过这次整顿和整编，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已成为一个团结稳固的战斗集体。正如朱德所说，

正是由于加强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同志个个像只老虎，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上堡：整纪整训

11月初，朱德、陈毅率部来到赣南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在这里，朱德、陈毅继续对部队进行整训，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

当时，部队奉命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朱德和陈毅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和作风；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部队还开展了新的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

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他提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由朱德口述，部队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提出了诸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遭精兵骚扰敌”等战术原则。据朱德的回忆，当时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朱德精心讲授了第一课。课后，他将学员带到训练场，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并亲自担任进攻连连长，组织士兵按照新的队形练习动作。在以后的训练中，朱德经常到训练场亲自指挥、讲解和示范。

通过这次整训，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的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历史证明“赣南三整”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经过整编、整训，南昌起义军余部保存了一批经受过严峻考验、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力量，作战形式上也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自2022年8月7日《解放军报》）



温坊战斗：“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

□ 曹亚铂 王久铭 张军

向运动集中，并命令红一军团于8月20日前在不暴露我主力部署的情况下加强游击活动，伺机给敌以打击；8月26日，在侦察得知李延年纵队拟于朋口集结，准备会攻汀州的企图后，朱德决定趁敌不备，发起攻击，以红一军团（缺十五师）协同红二十四师在朋口以西地域阻击敌军，并以红九军团为预备队，集中兵力打击由连城、朋口向河田、汀州进攻的另一部敌军。

另一方面，朱德电令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伪装成红一军团全部，于8月27日由宁化出发，经禾口改向石城、驿前，加入红五军团的战斗；电示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以迷惑李纵队，令其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给敌人以红军在东线空虚的假象。敌

人果然中计，快速向长汀推进。

出其不意，突击围歼。朱德断定敌人从朋口向长汀疾进途中必将经过温坊，而朋口至温坊沿途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是运动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8月31日24时向前线指挥员发出急电：“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其部署为：红一军团第二师与红二十四师为这次战斗的“主力突击队”，红一军团第一师与红九军团第三师分别为右翼、左翼的“截击队”，从左右两侧配合主力突击队打击敌人，防敌逃窜并阻截来援之敌。军团指挥所位于温坊西侧的制高点松毛岭，可以居高临下指挥这场战斗。

9月1日，敌第三师第八旅3个团在没有后续部队的情况下闯进红军埋伏

圈。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部于当日下午与敌接触，约20时开始夜袭，4团由村西北端、5团由松毛岭、6团从敌人堡垒间隙向温坊村内攻击，同时配合红二十四师消灭周边村庄洋贝等地固守堡垒之敌。红二十四师以3个营兵力，截断敌向洋坊尾、马古头退窜归路，以两个营兵力于温坊、洋坊尾之间，向温坊东南攻击敌之右翼侧背，连夺敌人数个阵地，俘敌百余名，枪约百支，并继续向敌旅指挥阵地温坊村东南高地攻击。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两个团，只有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逃脱。

调整部署，防敌反扑。朱德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发现红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危险，立即电令部队利用夜暗转移至附近山地隐蔽，防敌机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又面临美国武力威胁，一时间国际国内形势显得内忧外患，雪上加霜，大有乱云飞渡、黑云压城之势。漫漫冬夜，危困交加，作为元帅外交家的陈毅，内心激愤，长夜不寐，深感“投身革命即为家”的重担和责任，不禁思如潮涌，浮想联翩，写下了五言绝句诗《青松》一首。后来陆续再写，满一年时间，共创作12题19首诗歌。1962年初，陈毅把这组诗拟题为《冬夜杂咏》并发表在《诗刊》第一期头条上。

开篇重头《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整篇笔法虽平实白描，不事雕琢，但画面鲜明，风骨遒劲。技法上韵脚工整，不究平仄，而且语言冷峻，字词精当。直白易解，朗朗上口，却显得精神旷达，寓意深刻，成为陈毅创作的著名诗篇之一。

上联白描写实。首句用“压”字，表现出雪的量大与重厚，突出了写作背景下环境的险恶、形势的严峻。次句以“挺”和“直”，展现出青松宁折不弯的姿态。一压一挺，两个具有动词词性的字；加上一直，以展现形容词个性的字，就把雪的肆虐、松的抗争，描写得惟妙惟肖，动态感极强。这样，用比兴的手法描述大雪愈是压境，青松愈是昂首挺立，形象生动，意韵昂扬，从深层次来比拟中国人民面对自然灾害，面对国际霸权主义和黑恶势力，坚强不屈的刚强性格。

下联明理写虚，用设问的修辞手

陈毅激愤挥就的《青松》诗

□ 欧阳青

法，突出主题，说理清楚。陈毅直抒胸臆，如果要显露出青松的不屈特性和高贵品质，必须等到冰雪消融之时才立刻明显。松树挺拔峭直、四季常青、傲立风雪、刚正不阿的禀性，就是中国人民在内受灾害、外临威胁的特殊环境下，不惧封锁、不畏困难、遇挫弥坚、永不低头的精神写照。

陈毅是逆境中的英雄，即使濒临绝境，也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青松》通过洗炼简洁的叙述，斩钉截铁的字句，把青松经历了风雪涤荡和洗礼之后的挺直壮美与高洁本性一览无余地描述出来。元帅外交家英姿勃发的神采、光明磊落的胸襟、刚直不阿的禀性、百折不挠的人格，展露无遗，跃然纸上。（摘自2022年第10期《中华辞赋》）

刘伯承：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 张嘉升

刘伯承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却十分谦逊，从不张扬，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苏联记者K·西蒙诺夫曾评价刘伯承：“他的谦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说他是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解放了河南新集地区。当地老百姓为表达对人民解放军和刘伯承的感激之情，一致同意将原来的县名“经扶县”改为“伯承县”。可刘伯承听到消息后，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突出个人，革命是人民的革命、阶级的革命，革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是集体的奋斗成果，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功勋。用个人名字命名，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在刘伯承的建议下，“经扶县”最终改名为“新县”，取人民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生活之意。

1949年12月，刘伯承率领二野部队解放了成都，取得了西南战役的最终胜利。在胜利面前，刘伯承保持了一贯

谦虚礼让的美德，他不抢功，不争利，带领二野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3天，直到兄弟部队赶到成都后，他才命令二野部队同兄弟部队一起进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个条目介绍刘伯承，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中宣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本人的意见时，他拿起毛笔，毫不犹豫地吧“革命军事家”后面的两个字勾掉了，并恭恭敬敬地写上了一个“人”字。这样一来，“革命军事家”就变成了“革命军人”。当时秘书就在旁边提意见说：“我们都是革命军人，您这么一改，那还有什么区别？”刘伯承严肃而幽默地回答道：“大家都是革命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摘自2020年第8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刘伯承元帅的家风》）

2000余人，俘2400余人，缴枪1800余支，缴获弹药44万余发。

朱德在10月1日撰写的《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中，将此次战斗定义为遭遇战和伏击战。红军运用自身高度灵活机动的特点，迷惑引诱敌人，集中了较优势的兵力预先占领待机位置，以逸待劳，充分利用夜暗、地形等有利条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猛烈打击。

温坊战斗摆脱了博古、李德“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垒战、阵地战全线抵御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击敌弱点、在运动中把握地消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围剿”的积极防御路线，是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和诱敌深入的伏击战。

（摘自2022年1月13日《中国国防报》）

